

蝶變

天折的武林新紀

儘管影評對上映僅及一層的「蝶變」評價各有不同，但大體上，都認為影片能在打鬥安排、佈景、服裝、攝影、燈光和道具等有創新，給予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跳離一般武俠片（包括電影及電視劇）的框框。

然而，「蝶變」的創新是否僅止於形式／技術方面？究竟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故事架構有沒有新的突破？對武林世界的整體概

念是否還是沿用傳統的那一套？

與金庸、古龍決絕

影片開始時，那套冗長的武林陳述顯示出導演徐克的極大野心，他著意地創造一個新的武林世界——兩次武林大浩劫象徵着舊武林世界的逝去，取而代之的正是影片所稱的「武林新紀」。從一篇訪問徐克的文章中，我們可以見到，這個「武林新紀」其

實是包含着雙重意義：突破金庸古龍所創立的舊武林世界（他們的小說和由此而來的電影和電視劇）；「現代化」武林世界，引伸的意思是把武林世界寫實化，運用現實世界的精神面貌（包括人物、觀念等）組成整個武林新紀（電影第十三期）。

「蝶變」的武林新紀和金庸古龍的舊武林世界同樣是虛構，其中有真有假，叫人摸不着頭腦，然而，後者卻是充滿濃厚浪漫主義色彩，虛幻和脫離現實，作者界定一個特定的歷史時空／情境，但在設計人物性格和故事發展時，可以脫離特定環境而考慮，不需要對觀眾有所解釋（如正面人物生出來就註定是正派，儘管所處身的環境是充滿陰謀詭詐；而其他人都傷人利己），一切任由作者製訂；換句話說，一切未必需要合情合理，甚至是很唯心的。相反，前者同樣是設計一個特定的時空，但人物的發展較能配合特定情境所應有的思想狀況。其次，就是這個武林新紀更類似我們身處的現實社會（當然沒有／不可能有直接和完全的反映現實），至少，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是一個經過導演和編劇思想過濾的現實世界的縮影。

路是由血舖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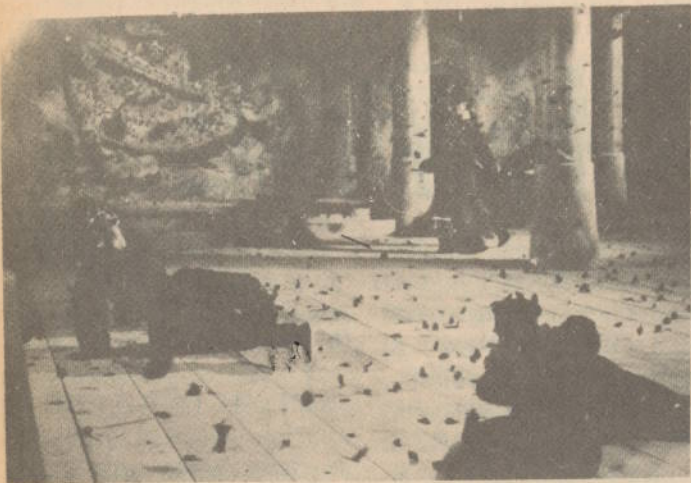
這個武林新紀的最大特色，是競爭的規律。正如方紅葉在離開沈家堡時所說的一句話：「武林的路是由血舖出來的；天雷堡的郭力和李劍討論如何處理留在沈家堡的人時，郭力指出與天雷堡接觸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天雷堡的手下，另一種是敵人；七十二路烽烟、十二武區這些名稱，間接帶出了競爭是何等的殘酷。最後，各人都互相傾軋，為要保存生命，諷刺的是，各人都失去生命，碩果僅存的是那個唯一不屬於武林的書，回應了主題曲的首兩句歌詞：「平地烽烟，一片血腥味。」

在這個充滿競爭的特定環境下，連形式也變得理性起來，從屬於這環境的應有規律。在「蝶變」裡，打鬥的最大特色是強調暴力、肉搏，因為每一場都是生死決鬥，容不下那些近乎舞蹈，配合巧妙的優美武術。在服裝方面，強調的是質感，必須是實用和無礙於打鬥，全片最突出的無異是田風身穿的一套彷彿是為打鬥而設計。人物的造型也和這特定環境相配合，各人都是風塵僕僕，頭髮凌亂，有如那些長年生活在沙漠海洋中的人，即使是初出道的「神行青影子」，多多少少沾染到一份風霜味。

身處這個殘酷的武林新紀裡，人與人之間存在着猜忌和不信任，彼此或明或暗提防對方，以求自保，甚至不惜傷害別人，求取生存，一切都強調實際，現實作用，自身利益，不談溫情，在這個新紀裡，抽象的仁義道德，唯心的人性和感情顯得軟弱無力。青影子，只是初出道的江湖人物，在蝴蝶谷中以一種買賣的口吻向田風說話；沈青為了怕秘密洩漏，不惜殺害與他共謀的妻子（同時彼此之間也有感情，沈青會愛惜地撫摸妻子的臉）；田風到沈家堡是為了和沈堡主以往的一面之緣，事實上，他只是被沈青利用，白白犧牲了。（影片中有一段頗為特出競爭規律的戲，可惜在正式公映時剪掉：該段戲寫洪十娘與手下大敗欽旗幫後，洪十娘親手殺死一個受傷的紅旗人，感歎道：在沙場上，一隻斷腳的馬是一匹死馬。唉，這個武林……。在影片裡，洪十娘不算是反面人物，但她仍受規律所支配。本來，在舊的武林世界裡，殺害一個受傷的手下是冷血無情，是違反道德規律，背叛了人性和感情，儘管她所提的理由是理性的，是符合特定環境所產生的思想狀態。）

反觀金庸、古龍的武俠世界裡，特定環境的思想狀況可以與

慕容雪



人物的性格有距離，甚至互相不配合。總要不違反邪不能勝正這一套傳統道德規律便成。儘管武林世界裡有不少陰謀詭計，奸險小人處心積累地推出一連串陰謀，總有一群／個英雄人物加以阻止。競爭並不是消失，只是變成正與邪之間的決鬥，至少正為什麼會勝利，正面人物如何無視於黑暗世界而出現，人性和感情到最後為甚麼能受到肯定，則沒有解釋，反正一切都是由作者決定，只要觀眾不問，這個虛幻世界正好讓觀看的人暫時忘記現實社會的競爭裡所遭受的一切挫折和失敗。是否合情合理，是否符合特定環境所產生的規律反是次要。反映在形式上，主角竟能夠在長途跋涉中，手中不需要拿包袱而能在中途換上漂亮衣服；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何以能在充滿不信任和互相欺騙的世界裡，竟有一群建基在全無物質及精神基礎的生死之交（陸小鳳和他的一群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自然而來的一份友情）。他們的世界更沒有困擾着一般人的如金錢、生活等問題。簡單地說，金庸古龍的武林好像是成年人的童話世界。

英雄已死的世界

“蝶變”與其他武俠片不同的莫過於前者缺乏英雄人物。在傳統的武俠觀念裏，武和俠其實是代表了兩種本性，武是武功，俠則是俠義心腸，而英雄人物，就是那些無論是武是俠都達致最高境界的人，擁有超群卓絕的武功和美麗的外表是不在話下，但

他們還有常人無法擁有，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優越質素，或是才智過人，或是大仁大義，至情至聖，大智大勇，叱咤風雲的英雄好漢。他們不僅個人有極大成就，而且更是道德的捍衛者，面對黑暗挑戰的光明先驅。

然而，“蝶變”卻是嘗試打破英雄的神話，最明顯的莫過於以科學來解釋超人武功的出現，所謂飛簷走壁、刀槍不入等不外是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科學，自由是對必然的掌握，人類的潛能發揮不可能超乎常理。每個人物都有缺陷，而且也不是英雄人物——田風只是一個頗有威嚴的梟雄，青影子是初出道的江湖人物，沈青是攻心計的陰謀家，李劍郭力是有勇無謀的人，方紅葉雖是聰明，但他卻不懂武功，眼見婢女阿知被鐵甲人所殺時，亦僅能高呼青影子求援。他們每個人雖然各有特長，但在人格和技能都不是完美——正與邪，英雄與常人，主角與配角已不是那麼容易劃分。對一般的觀眾來說，沒有英雄／主角的戲很不「過癮」，但在實際上，又是否存在近乎完美的江湖人物？

“蝶變”的創新是多方面，無論在觀念和形式上，着意突破傳統觀念的桎梏，建立一個更接近現實的武林新紀，但這個實驗是否成功？

死於自然？

對那些單以票房紀錄來定斷成敗的人來說，一百二十多萬的數字似乎是失敗，但一個嘗試的成敗，又豈單是票房紀錄所能決

定。

雖然“蝶變”的野心在創造一個新武林，但對這個新紀的描寫是否深刻，讓觀眾留下印象。一般觀眾的反應我們無從得知，但不少影評都認為“蝶變”的精神面貌還脫離不開傳統的影子，情節上還是沿用武林高手爭名奪利，自相殘殺的橋段，基本上無多大創意，人物的性格的特色還未能在觀眾心目中留下印象（事實上“蝶變”的人物很特別，包括有記者、剛畢業的女學生、類似教父的黑社會頭子）……究竟問題在那裡？

“蝶變”仿似撒遍了種子的花園，種子卻未能發芽成長！

首先在人物描寫方面，除了青影子的不知天高地厚、俏皮活潑和田風的梟雄本色稍為突出外，其餘的人物性格和形象仍是稍嫌模糊，其中最失敗的是主要角色之一的方紅葉。他本是一個聰明過人，引導觀如何打開蝶變之謎的人，但在最後，竟淪為一個敘事的角色，他的存在叫人莫明其妙，更覺得可有可無。觀眾只能從模糊的印象中得知他聰明，但卻不能理解他如何能在險境裡，運用機智逃出來。對觀眾來說，方紅葉這角色在“蝶變”的地位和意義何在，至今仍是一個謎。

其次，有不少人會批評過“蝶變”說話太多，但據統計，“蝶變”的對白有六百多句，數字上並不比其他電影為多，但在感覺上，觀眾卻認為冗長和過多，顯然這不是一個量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在整套電影中，對白是

支配性的，影像成而變成從屬。由於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舊武林世界的歷史陳蹟、武林新紀的規模都只能以對白（以畫面輔助）來交代，一切的線索發現和分析以至各人對所發生的事的感覺，也是透過方紅葉的口表達出來。

“蝶變”要說的話實在太多，而且，主要還是透過對白介紹出來，觀眾一時之間無法接受，對於與整個故事無大的直接關係的枝節顯得多餘，分散注意力，以至無所適從。再加上配音效果差，各人的聲線差不多，方紅葉在當時說話的音調和事後旁白差別不多，只能特出不同層次的聲音，觀眾看來就更覺吃力，原本是有為而作的對白變成負累。

所以……

儘管“蝶變”着意創造一個武林新紀，但表現出來，觀眾只能感覺到形式的突破，而對這個新紀的整體概念仍然是印象模糊。明顯地，“蝶變”強調的是形式，重點在突破傳統武俠的框框——特定環境與人物性格互相矛盾，英雄主義，虛幻不切實際的世界；但在內容——新紀的細緻描寫（如人物的個性、人與人之間關係，競爭規律的深入探討，暴力的問題等）卻極為缺乏，結果是流於形式主義，白白糟掉了不少極為創新的素材。

除此之外，“蝶變”還有不少缺點，如人物性格模糊，刪剪過甚，推理不夠細緻，故事交代不清楚等等，但以往已有不少影評討論過，故此不再重覆。

